

莫泊桑小說集

可可特小姐

我們從阿細勒地方走過，在廣場的一角我遠遠地望見一個瘦削而高大的人，他死板板地做起叫一個幻像的狗的虛勢，他用溫和的，愛情的聲音叫着：「可可特，我的小小可特，這兒來，可可特，這兒來，我的愛」，他一邊叫着，一邊用手在大腿上拍着，好似人要把畜牲向前拉的樣子，我問醫生道：「那是什麼人？他回答我道：『哦！那人不好過，那是一個車夫，名字叫佛朗沙，把他的狗溺死後變成瘋子的。』」

我再三央求道：「給我講他的歷史罷。極簡單極低微的事情有時是極刺我們的心，下邊就是這人所遭過的事，是一個馬夫！他的同伴！完全知道的。」

在巴黎城外有一個中產階級的富戶人家。在賽因河畔一個大園囿的中間一座別墅中住着。車夫就是這位佛朗沙，是一個鄉下的孩子，遲鈍一點，好心腸，有點不諳世務的神氣，容易被哄騙的。

一天傍晚他回他主人家時，一隻狗緊緊地隨着他，他起初沒有注意到這個；但那只狗隨生

他的腳後跟總不離開，使他立刻轉過身來了。他看看到底認識這條狗不認識。——不，他從沒看見過。

是一條瘦的可怕的母狗，大的奶頭向下懸垂着。在人後小步地跑，可憐而飢餓的樣子，尾把在兩後腿中間緊夾着，耳朵貼住頭；他停住的時候她也停住，他走起來的時候她又走起來。

他想起過這條形消骨立的畜牲，於是喊道：

「滾過，你想我救你嗎！烏！烏！」她離遠幾步，定立在他的身後，期待着看來，這車夫開始走起來，她在他的後邊又動身了。

他做個拾石頭的假勢，畜牲稍微向遠處一遁，她的柔軟的奶頭大大的搖動；但是當人一轉過身，他便又跟來了。

這麼一來，車夫佛朗沙動了憐惜之情了，把她向前叫。狗胆怯地走進前來，脊骨屈成一個圓圈子，肋骨一條一條地把皮撐起。這人在那凸起的骨頭上掠一掠，便被那畜牲的可憐感動心情了：「快跑，跟我來罷！」他說。她即刻搖起尾巴來，覺得被人家收留了，給人家過繼

了，而且，也不再跟在她的新主人的身後，開始在他的前邊跑起了。

他把她安置在馬房內一堆乾草上；然後他跑到廚房去找來些麵包。當她吃飽後，她要睡了，團圓圓地睡着。

第二天，主人們聽車夫的陳訴，准他豢養這條畜牲。這原是一條好畜牲，嫵媚而忠實，聰明而溫和。

然而，不久的工夫，人便發現出她的一個厲害的弱點。她成年價忽兒和這個忽兒和那個發生熱烈的戀愛，她有些時候竟和全地方上的狗做相識，他們東來西往地圍住她不分白晝或黑夜。她用女孩子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分她的恩澤給他們，像煞有最好和他們都要好的氣概，她引在她的身後真的極不同的種類的樣式的狗組成的一個獵犬隊，有的粗肥的好像一個拳頭，有些大的竟像驢子。她引他們到路上引起不能斷的一長隊，而且，當她停住在草地上休息的時候，他們便做成一個圓圈子圍在她的周圍，瞻望着她，舌頭伸出向下垂着。

這地方上的人們注意她當作一樁希奇古怪的事；人從沒見過這麼一回事。獸醫也是莫名其妙。

到了傍晚，當她進到她的馬房時，一大羣狗便把這財主人家圍困起來。他們由圍着圍圍的荆棘籬笆傍邊攢進去，踏破了花壇的邊緣，弄壞了花枝，在花田裏掘洞，因之把園丁激怒了。他們在住着他們的女朋友的屋的周圍狼似的成夜價吼，人也沒法子能夠却退了他們。

到了白晝，他們竟闖進人家來。這才是一場入寇，禍患，災害。主人們在樓梯上或竟在房間裏時遇見尾巴上繫着翎毛的小黃色猴面狗，獵狗，鬥狗。毛色不潔的到處徘徊的豺狗，無室無家的叫花子狗，還有戴爾納夫島上產的特別大狗把小孩們都嚇的藏遁了。

在這地方上，從此人便看見周圍十里路內的不認識的狗，人也不曉得他們從何而來，怎樣生活，而且以後他們又不知去向了。

然而佛朗沙醉心於可可特。他曾給她起名可可特，但是毫無壞的意思，雖然她受了這個名字；而且他不歇地說：「這條牲口，就是一個人。只缺少說話。」

他曾用紅的皮革給她做了一個美麗的項圈子，上邊帶着很大的字刻在銅片上：「車夫佛朗沙的可可特小姐，」

她變的非常之大了。先前多麼瘦，現在多麼肥呵！肚皮也膨脹起來，肚底下仍常吊着她的

長的蕩動的奶頭。她忽然發起胖來而且現在也艱於走路了。後腿分離的很開和過胖的人們用的同樣的法子，嘴大張着以便於呼吸，稍微勉強着跑幾步馬上就困乏的不堪了。

而且她呈露出一種奇別的繁殖力來，總是差不多剛產後就又懷下孕的，一年四次的她產出一長串屬於牙齒類各種式樣的小動物。佛朗沙挑出一個來留下叫吃她的奶，把其餘的都拾在一個馬房用的圍裙裏，而且毫無憐惜地去投到河流裏。

但不久的工夫，廚婦把伊的怨聲和園丁的合在一塊兒了。伊嫌惡狗們在灶旁，在食桌底下，在炭堆上；而且他們又是遇見什麼便偷什麼的。

主人再也忍不住了，吩咐佛朗沙離去可可特。這人爲給她尋個位置大受困窘了。沒有一個人要她。他決定離棄她了，於是把她託給一個車夫，這車夫把她乘在巴黎的別一邊鄉野裏，連城橋附近。

到了傍晚，可可特跑回來了。

應打長久的計劃了。人把她交於開往哈佛爾的火車上的一個首領，議定五個佛郎。他須在火車向四開時把她擲在那里。

三日之後，她又跑回馬房來，疲乏的，瘦削的，皮膚損傷的再不能了。

主人動了憐惜之情，也再不三番五次地苛求了，

然而不久的工夫，狗子們又齊來了，比先前又多又精壯。而且，在一天傍晚，主人有個宴會，一只爛雞被一條兇惡的大狗嚼去，對着廚婦的面，伊也不敢和他爭。

這一下，主人老實大發雷霆了，於是把佛朗沙叫來，怒冲冲地給他說：「要是你們在明天早晨以前把這條畜牲不投到水裏去，我便趕你離門，你懂得罷？」

這人敗興起來，回到臥室收拾他的行李，因為他甯願丟了這個位子。以後，他想到他再不能另找下一個位置，要是他引上這條討人厭的畜牲；他想到在這兒房子也美，工錢也豐，吃喝也好；他想一隻狗實在值不到這些；他被自己的利益誘動了；於是他決定一到天明棄了可可特。

他一夜沒有好好地睡去。一到黎明，便起身來，拿了一根堅實的繩子去捉那條母狗。她嫵嫩地立起來，抖抖毛，扯長四肢伸伸懶，然後來歡迎她的主人。

這麼一來，他沒了勇氣了，而且愛情地樓抱她，撫掠她的長的耳朵，吻她的嘴，叫出凡他

所知道的一切愛情的字來。

但是，鄰室的鐘響了六下。他再不該遲疑了。開了大門：「來」，他說。狗歡悅地搖着尾，以爲主人要出外去。

他們一同到了河岸，他揀了一處似乎水深的地方。於是他把繩子的一端結在美麗的項圈上，又拾了一個大塊的石頭拴在繩子的另一端。下來，他把可可特抱在懷裏發狂地吻好像一個人將要離別似的。他把她貼緊他的胸膛緊抱住，一邊搖着，一邊叫着：「我的美妙的可可特。我的小小可特噯，」她呢，發出一種快悅的微音，讓這人隨便地撫弄。

有十次，他要把她投下水去，但他的心終不肯。

然而忽然間他決定了，用盡全力把她問能夠遠的遠處擲去。她起初還竭力朝水面上浮，好像人給她說洗澡似的，但是她的頭被石頭墜着一下一下地向下沉；她以失望的，人類的視線睜着她的主人，一邊自己抵抗着好似人跌在水中一般。一會兒，前體全部沉下去了，留下兩條後腿在水面上拚命地蹬跳；一會兒，完全沉沒了。

於是，有五分鐘工夫，水面上起着氣泡好像河水沸騰了一般；佛朗沙面貌猙獰了，魂飛天

外了，心絃顫動起來了，想像着看見可可特正在泥中打滾；而且在他的鄉人之簡單思想理自語道：「她想我怎麼樣，這個時候，這條畜牲？」

他差不多變成癡子了；整害了一個月病；而且，每個夜裏他夢見他的母狗；他覺得她舐他的手；他聽見她吠。請了一位醫生看。到後來好了些；於是他的主人們在六月裏把他引到他們的比沙爾田莊，在盧昂附近

那兒仍在賽因河畔。他起首去洗澡。每天早上他和馬夫下到水裏去，接住他們在水河中穿來穿去地游派。

但是，有一天，他們正在水中戲着玩，佛朗沙從然對他的同伴嚷道：

「你看那邊來的什麼東西，我要敬你嘗嘗牛犢的肋條。」

那邊原是一條很大的死牲口，被水泡漲了，毛也脫去了，隨住水流向前進行着，四條腿直伸在空氣中。

佛朗沙張着兩臂向近游去；而且，還繼續着他的諧談：

「倒霉！她不大新鮮了。老朋友多麼大的運氣！她還不瘦呢。」

而且他在四周繞轉，離這腐爛的大牲口隔着不遠的距離。

後來，猛然間，他沉默了，而且特別留心地看着她；一會兒，他再向前一進，這次把她撞了一下。他注定目光考察那項圈，隨後，他伸出臂去，執住項圈，把尸體兩搖，拉近他跟前，於是他念在綠色的銅仍舊結在褪了色的皮革上寫着的：「車夫朗佛沙的可可特小姐。」

死去的母狗在離她家六十里之外重新遇見她的主人了！

他喊出一種怪可怕的喊聲，而且，用盡生平的力量一邊向河岸泳；一邊繼續着狼一般的吼；而且，他一登岸，赤條條地，如狂似癲地向鄉野裏飛奔而逃了。他瘋了！

書信

八個鐘頭的火車把有些人們用睡魔固定住又給別的人們以不眠症。論到我呢，第二天夜裏遊興尙禁止我睡眠。

近五點鐘時我到了我的朋友米萊。達爾呂家，因為要在他們的阿伯來田莊上住三個禮拜。這原是一座很闊氣的房子，在前世紀的末葉他們祖父中的一個建造下的，而且總留在這家人的手裏。所以她（房子，下同——譯者）有永久被這家人居住，放家具，修理，洗刷的老資格。內邊從沒變換過；住的人從沒離去過，傢具從沒拿去過，室內的簾帳從沒捲過，而且習用着，變白了，在同一的牆壁上也褪色了。舊的東西老沒向別處走動過，但不過有時為放一件新的挪動挪動，那件新東西放在內邊，好像兄弟們和姊妹們的才間添了一個新生的一般。

房子建在一個邱岡上，在半坡裏一個園囿的中間，一直通到溪流邊，溪上橫着一條驢脊梁的石橋。水的後邊，展開大的草場，場上粗肥的母牛漫步走着，吃着溼潤的草，一眼看到場上去，好像充滿着露珠，烟霧和草地的鮮麗。我愛這座房子猶如人家熱烈地希望所有的東西

一般。每年秋季，我懷着無限的快樂到這兒來；臨去時仍戀戀不舍。

我到這位朋友家，舒服極了，受着好像一位家人似的招待，吃過飯後，我問我的火伴保祿。
米萊道：

——今年給我那間房子呢？

——伯母露絲的房子。

一個鐘頭後，米萊。達爾呂夫人隨着她的三個兒子，兩個女孩子，一個狡猾的男孩，把我安置在這間我從沒宿過的伯母露絲的房裏

為寄託我的靈魂，當我單獨一人在房裏時，我看看牆壁，傢具，一切房子的相貌。我認識她，然而很生疏的，但不過為參觀進來過幾次，一眼看見伯母露絲的半身像，上邊寫着伊的名兒。

這位藏在玻璃後邊，成了廢紙的老伯母露絲從沒和我說過一句話。伊先前像是好婦人，守綱常有規範的婦人，嫻於道德的格言和嫻於烹飪的事務一樣，是地方上人家中避去快樂，含愁，鎖眉的安琪兒中的一個。

況且我老沒聽見過人談到伊；伊的生平和伊的死我全不知道。伊還是這一世紀的人呢？或者是上一世紀的人呢？有了無味的和衝動的存在以後，伊也會離過此處嗎？伊升到天上去是一個老處女的清潔靈魂呢？是一個作人婦的安靜靈魂呢？是一個作人母的慈愛靈魂呢？或者還是一個爲愛情動搖的靈魂呢？這於我有什麼關係？不過照這：「伯母露絲」的名兒看去，似乎可笑的，卑劣的，醜污的。

我端一個燭臺審查伊的嚴肅的面龐兒；高懸在一個古老的金色木架裏。後來，覺得沒解釋，乏味，而且沒意思，我便察看一切的傢具。上邊全記着路易十六末葉，革命時代和民主政府時的年月。

在這間房裏沒有一隻椅子，一條窗簾猶如許多的有人生活過的，愛過的，曾受過痛苦的臥室裏覺得有遺韻，有奇異的氣味，木頭的，布的，椅子的，帷帳的氣味。

後來我睡下去，但是總睡不着。經過有一兩點鐘的痠痺以後，我決定起身來，寫幾封信。我揭開一個放在兩窗中間的銅梗桃花心木的小書案，希望在裏邊找些紙和墨水。但是我只找出一個用的老的再不能的筆頭，尖兒已經成了個箭豬毛的尖兒，而有邊緣也有些銹蝕了。

當我要關下這書桌時，忽然一個發光的點兒把我的視線引去了：原來是頭上所佩的一種黃色的針，在桌子的邊兒上頂起一個圓的小凸起。

我用手指向出拔，他似乎動搖起了。我把他揸在兩個指甲的中間，用我能夠用的方向上拔，他慢慢地出來了。原來是一枝錯進去而藏在木頭一個小孔裏的很長的金帽針。

爲什麼這樣呢？我立地便聯想到他能夠用來撥轉藏着祕密的發條，於是我就朝下追尋。這一下長了。搜尋了至少有兩點鐘工夫以後，我發現出另一個小孔來，差不多與前一個對着面，但是在一個小槽底下。我把那枝帽針挖下去：一片小木板迸到我的面前了，我看見兩包子書信，顏色變黃了書信，用一條藍色絲帶捆着。

我齊讀了一遍。於是我抄出兩封來在下面：

「我這樣疼愛的朋友，你老實要我把你的一切的信還給你；這件事到叫我作起大難了。你到底怕什麼呢？怕我把她們（書信，下同——譯者）遺失了嗎？但是我把她們鎖起着哩。怕人把她們偷去嗎？但是我看守着哩，因爲她們是我的頂寶貴的寶貝。」

真的，這件事叫我老實作起大難了。我私心自問在你的心窩裏，你許有一點懊悔罷？不是懊悔愛過我，因為我知道你是無盡期地愛我的；不過懊悔當你的心坎不是交託於我，是交託於你手中所執的筆時，把這樣熱烈的愛情印在白的紙上了。當我們相愛時，我們有密語的必要，有說或寫的傳情的必要，於是我們談，我們寫了。然而言語可以飛去的，綿密的話，音樂，空氣，熱烈的愛情做成功的話，一經說出口便輕輕地化為清風了，祇不過留在腦際裏，然而我們不能看，不能摸，不能吻，猶如你的手寫下的字。你的一切的信嗎？好，我還給你！然而叫我怎樣的難受呵！

當真呵！自經那番以後，你有一點拭不去痕跡的嬌弱的含羞。在你的敏銳的，怯嫩的靈魂裏，縹起了一縷不可捉摸的雲翳，你便懊悔給你愛過的人兒寫了信。你老記着一句感動你的回臆的話兒，於是你說：「我要把這些字燒成灰哩；」

「快快活活的，和和平平的。這是你的一切的信。我疼愛你。」

我的朋友，

錯啦，你沒有懂清，你沒有猜着。我絕不懊悔，我絕不懊悔把我的愛情給你說了。我還要照舊寫信給你，但是你須立刻我把的一切的信還給我，當你收到時。

我的朋友，要是我說出這個必要的道理來，那我就老實冒犯了你了。她（道理——譯者）并不是詩意的，好像你的所想，然而實際的。我怕，我當真不是怕你，我是怕不測之事。我有罪。我願我的錯誤祇在我身上，我不願我的錯傳到別人的身上。

你老實把我弄清白。我們倆——你或我——都能夠死去的。你能夠跌下馬死去，因為你是每天騎他的；你能夠以決鬥，比武，心的病，車翻，千千萬萬的樣式死去，因為，要是人只一死，那末，我們在生活的時候總會有法子碰到的。

那末，要是你的姊妹，你的兄弟，你的兄弟媳婦找見了我的信呢？

你相信他們愛我嗎？我呢，我不大相信的。那末，雖則他則欽敬我，兩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共知道了一件祕密——這樣的祕密——能夠不給別人學說嗎？

我開首就說了一番你的死，次之又疑心了一番你的老成，我好像是說出太不悅人的話了。

然而，總有一天，我們倆都要死去的，是不是呢？而且大約我們倆中間的一個要先別一個死去的，所以，卽就是那們先到地下去的也應預防一切不測之危險呵。

論到我呢，我將要把你的和我的信，肩并肩地牢放在我的小書案的祕密裏。我要把她們藏在絲的藏匿所裏，叫她們肩并肩地睡着，充滿着我們倆的愛情，好像一對兒情人睡在一個墓穴裏一般。

你將要對我說：「但是，要是你在先死去了，我的愛，你的丈夫恐怕要把這些信發現呢。」
呵！我，我不怕的。第一，他先不知道我的器具的祕密，而且他也找不到。縱令在我後，他找見了，我也是毫不怕的。

你也有時想到一切的情書在死者的抽屜裏被人發現出來嗎？我呢，從早就想到這兒了，而且這就是我的長慮，使我決意向你索回我的一切的信。

你懂清白，你想決沒有一個女人燒、撕、毀上邊說着她被人愛的話的信。一切我們倆的生命，一切我們倆的希望，一切我們倆的預約，一切我們倆的夢想都在這上邊哩。這些載